

◇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谷雨一过,大地万物都从季节的恩典中搜集了密密匝匝的雨意,风,会爽朗朗地吹拂;水,会清凌凌地澄澈起来;花,亦会在瓣与蕊中多一些莹润。谷雨,其实不止为谷物所凝结或倾斜,我们或可以把此“谷”理解为“山谷”“花谷”,甚至是你所在的那一片地域的统称。

谷雨,是芍药的先头信使。古人打仗,不都先有探子吗?谷雨,也是探子。谷雨殷勤为探看,而后芍药含着苞,似在叶茎之上举起一只只粉红色的小拳头,谷雨当天可能会下实际的雨,天地之间,来而不往非礼也,大地回应它的是一朵朵含苞的芍药,粉拳如雨。

芍药花开的季节,天空澄澈,向晚时分,西天多团团锦云。落日悬在西天,周遭是或黄或赤的祥云,云如眉,日如眼,眉眼之俏丽,之大方,之雄浑,是古往今来的哪一位女子也比不过的,什么国色天香,这是寰宇无匹。傍晚时分,透过一朵芍药花看夕晖,芍药的瓣子清莹有光泽,天光暗下来,芍药的线条剪影映衬在夕阳里,有着国画一样的美感。和朝阳相比,夕阳照下来的速度似乎要慢一些,照在芍药花上,又有着近乎丝绸的质感。

很少有人夜幕下观芍药,夜幕之下观芍药,最好有月影。我不是那个“惟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”的东坡先生,他写的是海棠,海棠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粉红,芍药才是真红妆。月光下的芍药,香气更纯

日下虞泉水尚温,拖儿拽女向河滨。

满棚瓜果荫如盖,架底清风无处寻。

大暑时节,沿河地区陷入一年中最湿热的桎梏。农谚云:“禾在田里热得笑,人在屋里热得跳。”此时的庄稼人,只得抢在晨昏干农活,白日里要么闷在屋内假寐,要么躲在树荫下闲聊。屋内即便摇着蒲扇,依旧燥热难当,汗水不消片刻便浸透衣衫。父亲常嘱我少动,说心若静凉便来,后来我才懂,那是“心静自然凉”的道理。

可孩童的世界里,哪有什么心静,唯有对“六一”那一元钱的执念。一年之中,“六一”与过年是最奢侈的光景,不仅有新衣,还有一块钱入账。那笔钱在当时格外珍贵,能买一包蜜枣、一根冰糕、两根冰棍,还能剩些买个田字格本。我是班里零花钱最多的,同学们大多只有五毛或两毛。

那年“六一”,我穿着大姐新做的裙子,满心欢喜。裙子上半部分是大姐用白底红花的确良缝制,下摆则是用家里一块破绸子被面改的绿底红金鱼图案,再配上大姐做的鸟头鞋,惹得同伴羡慕不已。也正因这身打扮,我被选为举牌手,昂首走在队伍最前方,像只骄傲的孔雀。

冰糕的滋味,是冰棍远不能及的。甘甜中带着醇厚奶香,软黏又清凉。我执意要将这份美味与最亲的人分享,买了一根,用衣服裹得严严实实,飞奔回家。可两公里的路程,等我到家,冰糕早已化成奶水,浸湿了衣衫。我委屈地嘤嘤直哭,妈妈接过包装纸,舔了舔上面的残水,笑着说:“好甜,看妈妈吃到了。”我才止住眼泪。

大暑的酷热,于庄稼而言却是最好的滋养。玉米拔节疯长,几日便抽

素衣看花

正,有着一一种近乎高古的清幽之香,这香气似乎在夜间更浓郁一些,似月光之下,更能泄露芍药的心迹。月下观芍药,红中透着一些粉,尤其是花蕊部分,似乎有着一些夜光的成分,夜幕下,群红泛白,围拢着一簇黄,很是性感。芍药花开,当把酒,饮到酩酊,月既不解饮,影徒随我身,掐一朵芍药插在耳上,宋朝的风雅远去了,今人也只有在微醺或酩酊之后,才能催生一些宋朝意趣。这意趣,追本溯源,少不了芍药花的成全。

其实,乡人既种有牡丹,亦种有芍药,两卉,在皖北平原上交替出现,一把交椅两者轮流坐,多亏了青帝安排,让两朵花这般和谐。牡丹多是清明前绽放,芍药则在谷雨之后。两种花,在节气的分水岭上,各自妖娆,互不相扰。

牡丹有花王之冠,芍药有花相之尊,全赖后人品评。估计和唐朝是有一些关系的,确切说是和洛阳以及杨贵妃关系甚密,从“羞花”一词便可知,杨贵妃是有意与牡丹花比美的,结果,牡丹竟然羞到闭合了花朵,花中仙子,不过如此。再从牡丹的诸多命名或品种来看,就知晓一二:太真晚妆、洛妃妆、杨妃沉醉、醉玉环、软枝醉杨妃……都和一人有关。难怪刘禹锡也赞曰:“庭前芍药妖无格,池上芙蓉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,

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尽管刘禹锡与杨贵妃没有同时空出现在大唐,刘禹锡要晚于杨贵妃几十年出生,单从刘禹锡的很多作品来看,他内心是倾慕的,就像他盛赞牡丹一样。

黎明时分,起了风,风摇一朵芍药,微微起舞,那样子堪称婀娜。清晨的芍药,是带着晨露的,晶莹的晨露,粉紫的芍药花瓣,嫩黄的花蕊,与下面墨绿的花梗映衬在一起,似从古画上移栽来的,不会走路的侍女。人们都说,芍药摇晚风有佳趣,芍药摇晨风其实也很美,摇晚风的芍药似乎是贵妇人,摇晨风的芍药,是待字闺中的女子,有着一股含羞的美感。望上一眼,就怀疑是昨夜的宿醉未解,重归心醉。初夏已经不冷了,在芍药花丛行走,蹀落一裤管晨露,伸手绾起来裤脚,粘在手上的晨露也是香的,润润的香。

鲜衣怒马是古代文人的向往。但这并不适合去芍药花田,怒马看花,煞风景,需要漫步;芍药花间走,最好着素衣。因为,再妖艳的衣装,入了芍药花丛都是庸俗的,甚至土味十足。芍药妖无格,它就是大地最好的衣装,什么样的衣装能和它相比,比了就会黯然失色。我的本职工作是从事文创产品的研发,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画出来的芍药,怎么看都是“冤”的,“冤”在皖北是“土掉渣”的意思,你心里揣着一朵娇艳的芍药入画,画出来的却貌合神离,岂不冤枉。对于大自然的调色板,再好的设计师也是白搭。

由母亲精心经营的菜地。这块地是家中最好的田,小满前,母亲撒上发酵的羊粪,翻耕耩平,再划分成一个个小畦子,分别种上瓜菜,地垄边还种着葫芦。到了大暑,葫芦、豇豆挂满支架,紫莹莹的茄子泛着光泽,青椒、尖椒缀满枝头,粉红的西红柿惹人垂涎,大葫芦绽放着粉白的大花……整个菜园宛如一座缤纷花园。我常钻进葫芦架下歇凉,闻着瓜果的清香,直到傍晚被蚊子驱赶回家。我们并不关心蔬菜长成什么样,心心念念的只有熟透的瓜。母亲说,华莱仕(甜瓜)的皮发黄、发出香味时,轻轻一碰瓜就掉了,便是真的熟了。于是我们天天跑去查看,终于有一天,一颗蛤蟆皮小瓜在触碰时与瓜秧分离,我欣喜若狂地拿给母亲看,这也预示着小菜园丰收季的到来,我们最丰盛的瓜果节也随之开启。

2010年,家乡推行移民统筹,人们要搬到镇上,土地流转给公司统一耕种。许多人不愿离开住了一辈子的故土,镇里的人反复做工作,才有部分人先行搬迁。那年秋天我回去,村子里已是人去屋空,只剩寥寥几户人家。老房子周围的红柳树无人打理,枝丫蓬乱,像极了流浪老人。老房子的屋顶大多被掀,院墙东倒西歪,屋前屋后野草丛生。大片土地空置,长满了芦苇。母亲的小菜园再也闻不到瓜果的香甜,只剩下遍地抽蔓的苦菜,有的开着紫花,有的已成白絮,在秋风中摇曳飞舞。唯有哥哥当年打的那眼自流井,依旧源源不断地流淌,灌溉着这片荒芜的农田,只是再也不见金黄的麦浪、齐刷刷的玉米、盛开的向日葵,只余下满心悲凉。

如今,走过无数超市,各色瓜果琳琅满目,却再也尝不到母亲小菜园里的那份清甜与安心。

大暑

出穗子,怀间孕育着籽粒,只待几日后果实冒出红缨。向日葵大片盛放,追着太阳的轨迹转动。此时给玉米地追肥、为葵花淌水,是至关重要的农活,关乎着来年收成的饱满。撒化肥是我做过的唯一农活,因我个子小,在密不透风的玉米林里穿梭方便,哥哥便让我负责将化肥逐一撒到树根下。玉米地里闷热至极,叶片划过胳膊,又痒又疼,没干几分地,我便流起了鼻血。父亲见状,当即呵斥哥哥:“你是干啥的,让她干这活。”自那以后,我便再没碰过农活,大多时候都是他们劳作,我在一旁坐着。发小那仁呼常打趣我:“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,指头不沾地皮,真让人眼红。”

下午四点,暑气稍减,村子里的半大孩子再也坐不住,相约跑到北边的沙坑玩水。黄河水下来后蓄在此处,最深处有一米四,底部是细沙,踩上去硬而光滑。孩子们一律脱光衣服,扎进水中,尽情打水仗。男孩子们七八岁就学会了扎猛子、狗刨,十二三岁便能在水中自如嬉戏,二十来岁的则去二黄河踩立水。我常跟哥哥去玩,他一个猛子扎进去半天不露头,我便以为他出事了,吓得直哭,这时他总会在远处冒出来,坏笑着看我,我也随之破涕为笑。耍水是大暑最快乐的事,不仅驱散了闷热,也洗净了一身汗水。家人总担心孩子溺水,回家后会在胳膊上划一下,若出现白印,便是偷玩水了,免不了一顿揍。可即便如此,孩子们依旧前赴后继,硬是在挨揍中练就了一身好水性。

比玩水更让人向往的,是母亲的小菜园。打我记事起,家里便有一块

◇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,原名王桂萍,鄂尔多斯人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,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